



官司

电影《集结号》原著小说

GUANSI

杨金远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官司

GUANSI

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官司 / 杨金远著,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7.11

ISBN 978-7-5404-4031-2

I. 官… II. 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7478 号

海报、剧照由华谊兄弟传媒有限公司提供

剧照师: 白小研 江俊民

官 司

杨金远 著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凌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0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980 × 690mm 1/16 印张: 12

字数: 180,000

ISBN 978-7-5404-4031-2

定价: 25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—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本书作者杨金远与《集结号》导演冯小刚



官司



剧照师:白小研



剧照师:白小研



剧照师:白小研

官司



剧照师:江俊民

《集结号》的来龙去脉

先说《官司》。写《官司》完全缘于一时的灵感。那是一次在看电视节目，也完全是在无意间看到一个讲述类的栏目，讲述一个老兵几十年如一日守着一个兵营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能够天天听到号响。他当年所在的部队和团长有个约定，他们约好到时以军号作为部队是否撤退的依据，可惜那号始终没有响起过。从那时起军号几乎就融进了老兵的血液和生命。并且他在用一生的时间去等待去守候那个约定。本文中关于主人公的主要故事内容可以简化为以下几个叙述句：1. 主人公与团长有约；2. 主人公与团长的约定没有实现；3. 主人公坚持要弄明白团长为何违约；4. 主人公得知该约定只是团长的谎言。这四个叙述句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单线序列：第一句是初始的平衡状态（主人公奉命带一连去完成阻击任务，并与团长约定在大部队安全转移后以号声为约突围）；第二句是平衡的破坏（主人公没有听到号声，部下全部阵亡，而且与团长失去联系）；第三句是恢复平衡的努力（主人公用四十多年时间想向团长要个说法，直至决定打官司）；第四句是由不平衡翻转到否定性的平衡（主人公最终有了团长的消息，也有了说法——当年的约定只是个谎言，但团长也在另一场战争中牺牲）。

《官司》自觉延续了80年代以来一批军人作家对主流战争文化规范的突破。

这便有了《官司》。

再说《集结号》。《官司》发表后，很快就被《小说月报》转载。没想到这事过后约有一年多，一天，著名导演冯小刚会亲自打电话给我，说要改编成电影。据冯导说是著名演员张国立一年前看了《小说月报》后向他推荐的，只不过那时他正忙于拍摄另一个片子，一时无暇顾及。在此之前，虽然自己的一些小说也曾被改编成电视剧，也曾有过电影厂的导演来电话要购买我其他小说的版权，但像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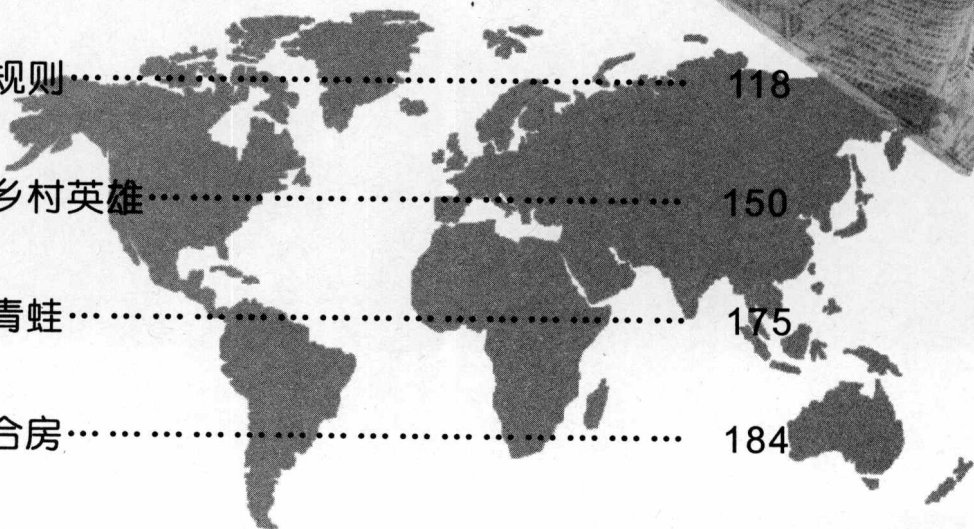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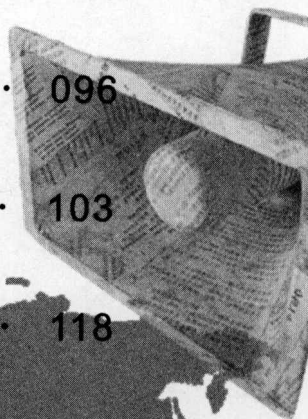
小刚这样的国内知名导演亲自找上门来还是第一次。这样，几天后我飞往北京，在冯小刚导演的工作室，就《官司》的改编我们很快达成协议。我把我的小说版权给他，其他诸事我一概不理。这或许是我们合作的最好的办法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小说是我的，电影是人家的，我大可不必为人家的事耿耿于怀。这是一。二，对于冯导我还是信得过的，我看过许多他导的片子，都很认真，很精致。把小说交给他去做，你还有什么不能放心的？《集结号》终于要出来了，听说拍得很辛苦，拍得很不错，在此，作为电影的小说原著作者，除了内心深感歉疚和不安外，谨向冯导和为该电影付出辛勤劳动的剧组演员们致以深深的谢意！

还要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，感谢责任编辑汤亚竹先生，是他们给了我这次出版《官司》的机会。

目录

目录

官司·····	001
大杂院·····	016
藕断丝连·····	045
顺顺·····	077
要种·····	087
沉船·····	096
乡戏皇帝葛怀义·····	103
规则·····	118
乡村英雄·····	150
青蛙·····	175
合房·····	184



官 司

YANGJINYUAN GUANSI

老谷是在傍晚前才接到任务的。

团长让一连长老谷带领一连火速赶往阵地去完成一项阻击任务，以便让大部队安全转移。

团长明确告诉老谷，整个转移工作最多在午夜前就可结束，那时，团长会让号手吹号，老谷只要听到号声，就可带领一连突围了。

可是老谷和一连的士兵们始终没有听到团长让他们突围的号声。老谷和一连的战士们在生命的厮杀中苦苦等待，从傍晚等到午夜，又从午夜等到天亮，一整连的战士打退了几十倍于他们的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，全连战士从上百人牺牲到只剩下几十人、几个人到全部阵亡。

事后不知有过多少次，老谷都会想着，要是那会儿跟一连的士兵们一块死了，也就一了百了，那该多好。

偏偏老谷就是没有死掉。

老谷是全连唯一的幸存者。

要是午夜前听到团长的号声，一连就不会输得那样惨了。老

谷在心里想着。

老谷一直想要弄明白团长的号为什么始终没有响。

离阵地不远的山脚下，有一个叫将军庙的村庄，村里住着上百户人家，大部队转移前就驻扎在这个村子里。老谷就是被村里一对中年农民夫妇救下山的。

从中年农民夫妇那里，老谷知道，大部队在转移时确实没有听到号响，整个转移始终都是在悄悄中进行的。

老谷简直有点不敢相信。老谷说，你们真的没听到号响？

中年农民说，是呀，是没听到号响。

老谷起初还怀疑团长他们可能已经吹了号，只是自己没有听见，现在听他们这样讲，老谷就有点受不住，他的脸色变得又红又紫，看得出额上血管里的血液在里面滚动。老谷在心里埋怨着团长，明明说好等大部队安全转移了就给他们吹号，到头来却说话不算话，把他们丢下不管了。如果能在午夜前听到团长的号声，让他们突围的话，一连说什么也不会全军覆没的。团长的做法让老谷十分伤心和气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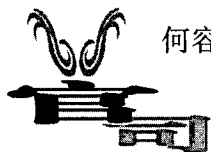
有时老谷也会这样想着，会不会是团长光忙着指挥部队转移，把吹号的事给忘了呢？或是发生了其他什么事？但不管怎么说，总不至于连号都不吹了，要知道，吹没吹号关乎着一整连战士的生命呢！团长实在是太过分了。

在接下去的日子里，老谷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之中。他一边养伤，一边在打听三团的去向，他想他无论如何是要赶上部队的。老谷觉得只要赶上部队了，他和团长才可有个说法，否则，他就太对不起已经壮烈牺牲的一连弟兄们了。

老谷发誓一定要找到团长，哪怕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要把团长找到。

老谷就这样踏上了寻找部队的漫漫旅程。

老谷沿着山脉迈出第一步的时候，才知道要找到部队实在谈何容易。因为从他得到的所有消息看，部队的去向只有一个，那



就是往南去了。也许去了安徽，也许已经过了长江。到底去了哪里，谁也说不清楚。老谷唯一的选择只能往南走。老谷几乎一天要走好几十里的路，老谷只要听说哪里有部队，就往哪里跑。老谷不分白天黑夜地走。他走得天昏地暗，筋疲力尽。老谷已经累得实在没法再走下去了。

初冬的一个黄昏，老谷终于走到了长江边上。

这之前，老谷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走了多少的路，又走了多少个白天黑夜。老谷从鲁南出发时才刚刚是初秋，而眼下，已经是寒风飒飒，万木凋零的深冬季节了。

老谷望着滔滔东去的长江水，心里非常难过。老谷想不到跑来跑去，最后却连个部队的影子都没见到。

老谷已经无路可走了。

实际上老谷也不敢再往南走了。老谷猜测，部队不可能那么快就打过长江去，他就是跨过长江去找部队也是白找。这是一；第二，老谷知道，过了长江，福建几乎跟着就在眼前了。那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，因为福建是他的故乡。1938年，老谷随闽中游击队一起赴鲁南战场抗战。此后整整十年时间，老谷一次也没回过故乡，故乡的一切对他来说，是那样的温馨、亲切，那里有他的生身父母和兄弟姐妹，那里还有一个比他小两岁且长得非常端庄可爱的童养媳。老谷想，他要是过了长江必定会经受不住家的诱惑，一步一步向福建走去的。

那时，他就永远无法找到他的团长了。

老谷望着浑黄的江水，心里充满了惆怅。

老谷就是在这种时候突然病倒了。

老谷突然觉得自己身上莫名其妙地烫，几乎就要着火了。正心里疑惑，他发现原来有一个年轻女子手里拿着一个火把就站在他的跟前，熊熊燃烧的火把照得他通体红亮。火把差不多要把老谷的身体给点着了。老谷埋怨那女子说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拿火烧我？年轻女子说，我没烧你呀，是你自己身上着火了。老谷说，我身上没着火呀，明明是你手里拿着火把，你看你

快把我给烧着了。年轻女子说，我手里拿的不是火，是水呀！我看你身上着火了，拿水来浇呀。老谷说，你手里拿的真的是水吗？年轻女子说，当然是真的。不信我可要往你身上浇水了。老谷说，你浇吧，你不再浇，我可受不了了，我要死掉了。只听“滋”的一声，老谷突然一个激灵，就觉得浑身已经变得冰凉冰凉的了。老谷终于发现自己原来躺在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。他盯着屋顶望了一会儿，想不出自己怎么会躺在这里了。老谷这时听见有谁在他的身边轻轻叹了一声，他转过脸时，看见一个年轻俏丽的女子此时正坐在他的面前。那女子不过二十来岁，胸前挺着一对好看的乳房，像衣服后面藏着一对不老实的兔子一样，在胸前一颠一颠的。

老谷说，你是谁呀，你怎么会在这？

年轻女子说，我是这屋子的主人呀！

老谷说，我这是在哪？

年轻女子说，在我家里呀！

老谷说，我怎么会在你家里呢？

年轻女子说，你走到我家门口就倒下了，你已经发烧两天两夜了。

年轻女子说，你一个劲地说胡话，嘴里不停地叫着要找团长，现在好了，你终于醒来了。

老谷朝年轻女子望了好一阵子。望着望着，就要从床上坐起来，但还没坐起就又躺回了床上，细密的汗珠立即从他的额上冒了出来。年轻女子拿来手帕轻轻替他擦着。年轻女子说，你不好乱动的，你病得这样重，你要躺着好好休息。

老谷觉得年轻女子说话时，从她嘴里飘出的气息很香很好闻，多闻几口，他就要醉了。

老谷望着年轻女子说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

年轻女子说，我爹。

老谷说，你爹呢？



年轻女子说，我爹打鱼去了，没有十天半月不会回来。

年轻女子说着，一双眸子深情地望着老谷。

年轻女子说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一看就知道你是部队里的人，你的部队呢？

老谷默不作声，他有点不敢和年轻女子对视。

年轻女子说，你好好养病吧，等病养好了不愁找不到部队。

老谷仍不作声，老谷觉得年轻女子的那双眸子简直像一把铁钩，要把他的魂都给勾去了。

老谷在年轻女子的家里一住就是三天。

老谷真的有点舍不得走了。

年轻女子看出来了。年轻女子说，不想走就留下来，你娶了我吧。

老谷说，我已经有了，她在家里等我。

年轻女子有点失望。她说，她长得很美吗？

老谷点了点头。老谷说，再说，我得去找团长。

年轻女子说，团长对你真的很重要吗？

老谷说，是的。我跟团长有个说法没弄明白。

年轻女子便不再说啥了。太阳一点点向西落去，落日无声。年轻女子望着西移的落日，觉得老谷在那件事上已经陷得很深很深，谁也无法轻易说服得了他。

第二天，老谷终于决定离开年轻的女子，继续去找部队。他想，他得走了，他要是再不走，就永远找不到他的团长了。

那时，天还没完全亮起来，星星还在头上闪着，远处不时传来一声声鸡鸣狗吠，年轻女子给了老谷许多吃的，还给了老谷一些路上花的零用钱。

年轻女子叮咛着老谷说，可千万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饿了就吃，累了就歇，路上可没人疼你。

年轻女子说，一根打狗棍你带着，路上碰上哪条狗欺侮你了，有它就不怕了。

年轻女子说，要是找不到部队还回我这，住下来慢慢再打听

吧，别再逞强了……

年轻女子对老谷越好，老谷就越受不了。老谷简直是从年轻女子家里逃出去的。

老谷想他要是再不逃掉，他恐怕就永远走不掉，永远找不到团长了。

老谷沿着长江边又走了一些日子。

老谷终于在长江边的一个小村子里，找到了部队。

接待老谷的是部队的一名营长。

尽管部队同属华野，却不是老谷要找的三团，连一个兵团的都不是，但对于已经长期离队的老谷来说，只要能找到自己的部队他就已经很满足了。那一刻他委屈得犹如失散多年的儿子回到了父母的身旁一样，竟当着部队营长的面“呜呜”哭了起来。

老谷把一路上所经历的千辛万苦全部向面前的营长倾诉。

老谷说他想不到这一找竟然找得这样苦，还差一点找不着了。老谷的所有倾诉在营长听来就似在听一个非常稀奇离谱的传说。尽管营长也非常同情老谷的遭遇，但他确实没法把一身又破又脏、完全像个叫化子的老谷与部队的一个连长联系起来。

老谷急了。老谷说自己确确实实是部队里的人。老谷还把自己部队的番号、人数和师长是谁、团长是谁全都告诉了营长，但营长就是不信。营长说，你们团长怎么可能不让号兵吹号呢？老谷说，团长就是没让号兵吹号，这一点村子里的人都可以替我作证，我为什么要去骗你呢？

营长坚持说，反正我不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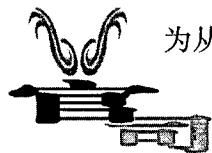
老谷说，等见了我们的团长，你就相信了。

营长说，就算我相信了你的话，那又怎么样呢，你最终还得找你的三团去。

老谷说，没错，我是得找到三团，找到团长。

可老谷不知道究竟上哪去找三团。

老谷并不知道，他所在的三团其实一直就没离开过鲁南。因为从时间上讲，当老谷与部队脱离联系后，山东野战军便与敌人





在鲁南打了一仗，并大获全胜。接着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，成立华野，部队又相继参加了莱芜、孟良崮等战役，这些战斗三团都参加了。也就是说，老谷当初选择往南走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如果留在鲁南，老谷说不好就已经找到三团了。老谷是在后来才知道这一切的，并且他为此难过了好几天。

可当时的老谷对这一切并不知晓。他只想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了部队，不能随随便便再失去她，就好像他正处身在一个孤零零的岛上，好不容易盼来了一只救命的船，如果他一旦失去上船的机会，就会永远被抛弃在那个荒凉的孤岛上一样，老谷想他无论如何要抓住这个机会。只有牢牢抓住它，他才有可能找到团长。

事实上，也由不得老谷作更多的选择，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了，各个部队悄悄地向淮河一带集结。营长的部队也接到战斗命令，让他们连夜赶往淮海战场。这令老谷始料不及，老谷这才隐隐约约感到三团其实始终没往南走，就一直呆在鲁南一带。

老谷无论如何要求暂时留在营长的部队里。

老谷丝毫不曾知道，他这么做让营长相当为难。

营长只让老谷在部队里当了一名马伕。

老谷所有的任务是一路上负责给马喂马草。

营长的决定让老谷感到相当委屈。但为了能够找到团长，不要说当一名马伕，就是让他干什么都行。

老谷随着营长的部队浩浩荡荡向北而去。月亮在天空闪着神秘的光亮，宽广的乡野在夜色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沉寂。老谷一边牵着马一边在想着就要找到团长了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

老谷看来是无法找到他的三团和团长了。

当历时 65 天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于 1949 年 1 月 10 日以杜聿明的被活捉而彻底胜利时，老谷仍然没能和三团取得联系，尽管这中间老谷也曾想方设法打听三团的下落，但都毫无结果。这让老谷焦急万分，又束手无策。淮海战役结束后，营长的部队奉命进到徐州以北，以韩庄为中心集结整顿，准备挥师南下，解放全中国。韩庄与当时老谷参加阻击战的将军庙不远，只有不到百里

路程，老谷突然想自己光忙着东奔西跑，为什么不回将军庙看看，他怀疑这会三团说不好就在那集结整顿，等待大部队一起挥师南下。另一种可能，老谷觉得团长当时即便忘了吹号，也不可能永远不会想起自己没让号兵吹号的事。而一旦团长发现自己曾经把一整连的人丢在将军庙，他说什么也会回去找他们的。

老谷觉得无论如何他得回将军庙看看，结果是可以预料的。老谷回将军庙找不到团长是必然；团长随大部队转移后压根就没有再回将军庙找一连也是必然。如果这次寻找三团的失败多少会使老谷悟出些什么，或因接二连三的寻找失败让他从此产生失望而失去信心的话，后来或许就不可能有许多事情发生，但老谷偏偏就是什么也没悟出来，他仍然发誓就是找遍全中国，也要把团长找到。老谷根据当时的大势判断，在千军万马挥师南下、迎接解放全中国的当头，三团不可能按兵不动，最大的可能是随大部队跨过长江去。老谷觉得自己眼下唯一的选择只能继续留在营长的部队里，以找机会与三团取得联系。老谷还没去找营长，营长已经先找了老谷谈话。

营长望着老谷好一会儿，却不开口，老谷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老谷说，啥事说吧，我的心虚着哪！

营长于是说，看样子你是早晚要走的，你的心在三团那，不在我们这。老谷老老实实说，是的，我的心是在三团那。

营长说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没骗我，你确实是三团的人。如果你打算长期留在我这，我可以请示首长，还可以给你弄个排长干。

老谷仍然老老实实说，别，我是早晚要走的，你给弄个排长我也干不好。

营长叹道，那么只好委屈你继续当你的马伕了。

老谷说，就马伕吧，马伕挺好。

于是，老谷继续留在营长的部队里当一名马伕。

实际上，老谷说的是违心话，依老谷的血性，在战场上冲锋厮杀才是他所渴望的。他怎么可能甘愿在营长的部队里当一名马伕呢！但老谷心里非常清楚，他一旦当了营长部队的排长，他就可

